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雷峰塔奇傳 第十二回 法海師奉佛收妖 觀世音化道治病

詩曰： 玄門寂靜碧花香，爭奈愆尤透玉堂。
回首不堪悲欲淚，風清露冷憶劉郎。

話表法海禪師當日打發漢文回去，後來知他在中途又被二妖花言巧語迷惑，依舊相認，同回錢塘，不勝嗟歎。

一日，禪師在雲房坐禪，定中，見一位尊者手持黃帖進入雲房。叫聲：「法海，吾乃西方尊者，奉我佛金旨而來，說現今文曲星官出世，將經彌月，令你前去錢塘，將鉢盂收了白蛇，壓在雷峰塔下，應他當日發誓之言。等待二十年後，文曲星成名得了敕封，回來祭塔，然後放他，方成正果。」說罷，冉冉而去。禪師定中稽首領了佛旨。落下禪牀，吩咐大眾道：「我下山雲遊，不久便回，你們須謹守清規，不可妄蕩。」大眾領命，禪師遂即帶了鉢盂、禪杖下山，縱起雲頭，來到錢塘，寄跡在靈隱寺不題。

光陰迅速，屈指夢蛟已屆滿月，家中不免預先整治喜筵，以待親眷。此夜，白氏正抱夢蛟在懷，不覺心血來潮，遂即掐指一算，驚得魂不附體。忙叫道：「小青，我明日有大難臨身，將若之何？」小青道：「娘娘素明遁甲之術，何不用法改禳，看能消除否？」白氏歎道：「但恐天數難逃，禳亦無益。」小青苦求再三。白氏道：「你可去花園內排設香案，待我前來祭禳便了。」小青領命，即去料理停當。白氏沐浴更衣，來到花園，披髮仗劍，踏罡步鬥，默念真言，焚香禱祝。祭禳已畢，焚化金帛，同小青回歸房中。

正是：

禍福原係前生定，私心禱告亦徒然。

到得明朝，親朋齊來慶賀，漢文歡迎，忙個不住。廳堂上正在喧雜之際，只見門外來了一位頭陀，漢文定睛一看，卻是金山寺法海禪師，忙即迎入廳上坐定。禪師開言道：「居士可記得老僧寺中相勸的言語否？你又被他所迷，如今他大數已到，老僧今日特來為你除妖。」漢文道：「老師，縱使他果是妖怪，他並無毒害弟子，況他十分賢德，弟子是以不忍棄他，望老師見諒。」禪師道：「既然居士執迷，老僧今亦不管你們的是非，但我道中行來口渴，居士有清茶，可取一杯來。」漢文忙應道：「有。」正要起身入內，禪師道：「居士，你們的茶杯恐怕不淨，老僧帶有鉢盂在此，居士可持去取罷。」遂將鉢盂遞與漢文。漢文哪裡曉得其中的玄妙，只道是禪師清淨，遂接過鉢盂翻身持入。

白氏正在窗下梳洗，看見漢文手內拿一個金晃晃的物件入來，方欲起問，不料這鉢盂在漢文手中飛將起來，萬道霞光，罩住白氏頭頂。白氏被佛寶罩住，魂魄飛散，雙膝跪下，哀求佛爺饒命。漢文看見大驚，向前抱住，要把鉢盂拔起，好似生根一般，莫想動得分毫。白氏珠淚紛紛，叫聲：「官人，妾身犯罪天庭，如今大難臨身，要與你分離了。兒子夢蛟可托姑娘撫養照顧，官人須當保重身體，不可為妾傷懷。」漢文聽罷，肝腸斷裂，不住悲哭。小青聞知，跑入房來，跪在白氏跟前哭道：「小婢苦勸娘娘改禳，只望消除災厄，怎知運數難逃，依然受此大禍。」說罷，痛哭起來。白氏也哭道：「小青，我已知今日此難難逃，只是蒙你數年跟隨，名雖主婢，情同姊妹，今日與你分別，實在難捨。兒子，姑娘自能照顧，你今可收拾歸我清風洞去，勿戀紅塵，免受災禍。」小青痛哭一番，叩頭起來，別了漢文，駕雲回轉清風洞，修心苦煉，後來也成正果，這話不表。

這邊，公甫同了許氏慌忙過來，看見白氏如此光景，十分駭異。白氏哭道：「姑丈、姑娘並官人在此，聽妾一言：妾身原是四川青城山清風洞白蛇是也。在洞修行年久，只因遊玩，醉臥山下，夢中露出本體，被一乞丐所拿，攜往市中要賣，卻值官人看見，用錢取買，放生山中，妾感佩在心。因官人今世命該乏嗣，因此下山與官人締結朱陳，為他傳嗣，接續宗枝，以報他救命之恩。因見官人家貧，盜銀相贈，致他受罪姑蘇。妾同小青跟到姑蘇，尋媒結親，妾煉藥制丹，贊助官人。後因慶賞端陽，被官人強灌黃酒，現出原形，驚壞官人，妾出萬死一生，前去南極仙山，求得回生仙草，救了官人回魂，因怕官人識破根基，用法瞞過。妾早夜辛苦，助成家計，繼因祖師聖誕，眾醫無良，勒派官人當頭，陳設寶器。妾恐官人憂愁，同小青費盡機謀，偷盜王府寶器，解了官人憂愁。後因官人生辰，排列廳中，被王府家人所拿，引官治罪。幸蒙蘇州府陳爺仁慈，從輕發落，再配鎮江。妾與小青相商，收拾銀兩，寄搭姑夫府上，又到鎮江尋覓官人。皆因受恩前世，被官人三休四棄並無怨悔。後因官人遊玩金山寺，被佛爺留住寺中，妾難捨夫妻之情，同小青到寺相尋，水淹金山，誤害鎮江生靈，犯了大罪，妾原欲俟姪兒滿月之後，回洞苦修，以贖前愆，怎知大數難逃。兒子夢蛟，萬望姑娘念親親之情，半子之誼，代妾撫養，俾得長成，官人宗枝有賴，萬勿以非類見疑。」公甫夫婦聽見白氏這篇言語，不勝驚怪，業已道破，便亦坦然。許氏亦淒然道：「姪娘，妾身夫婦肉眼不識仙容，孩兒，妾自加倍照顧，不須掛懷。但願佛爺慈悲憐念，鉢下超生。」漢文道：「賢妻，我和你同去廳上哀懇佛爺則個。」白氏道：「天數已定，哀求亦無益。」

兩邊正在難捨難分。此時外面親友知得這個消息，均各散去，惟有法海禪師獨坐廳上。許久不見漢文出來，將手中禪杖在地一敲，房中鉢盂遂即蓋下，登時不見了白氏形影。漢文頓足悲啼，公甫同許氏亦黯然流淚。漢文將鉢盂雙手捧起，定睛望內一看，只見一條小小白蛇裝在裡頭，漢文伸手向內去撈，撈來撈去，只是撈不著。無奈，將鉢盂捧出廳來，到禪師面前，雙膝跪下，叫聲：「老師，可憐弟子一家分離，望老師垂憐。」禪師雙手扶起，笑道：「居士，這是他的大數注定，老僧不過奉佛旨而行。既然居士如此慘切，待到了西湖，老僧叫他出來與你再見一面罷了。」漢文叩謝。

禪師取過鉢盂，舉步出門，漢文跟著，一程到了西湖雷峰塔下。禪師將鉢盂舉起，默念真言，喝聲：「白氏出來！」只見鉢內一道白光衝出，現成白氏原形。漢文一把扯住，放聲大哭。二個正在悲慘之際，只見禪師喝聲道：「白氏，好下去了。」白氏慌忙跪下，叫聲：「佛爺，小畜此番下去，未知後日還能出來否？」禪師道：「你今下去，若能養性修心，等待你子成名之日，得了誥封，回來祭塔，許時吾自來度你飛升。若不修心改過，即湖乾塔壞，亦不能出來。」白氏叩頭道：「謹遵佛旨。」禪師把杖向塔只一敲，塔登時移開，下面波水茫茫。喝聲：「白氏，快些下去！」白氏湧身望塔下一跳，禪師遂將杖再敲一下，塔立時復蓋原地。禪師完了公案，即縱上雲端，竟回金山去了。

正是：

夫妻原是回林鳥，大限到時各自飛。

這漢文哭得死去活來，無奈，慢慢踱回家中，看見夢蛟，重新又哭起來。公甫、許氏再三改勸。漢文住了哭，叫聲：「姊夫、姊姊，弟今已看破世情，如今要往金山尋師，削髮空門了。蛟兒全仗姊夫、姊姊撫育，將來若得長成，祖宗有賴，所有家財器物等項一盡交付姊夫、姊姊。」遂帶隨身衣裳，些須路費，飄然出門，望鎮江金山寺出家去了。公甫同許氏十分淒涼，痛哭一場，收拾一應家私，抱了夢蛟回家，盡心撫養，勝過親生。

光陰荏苒，日月如梭，夢蛟不覺年已成童，生得丰神瀟灑，氣度端莊。

公甫、許氏作親生的款待一般，遂送他入學讀書。十分聰明，過目成誦，問答如流，入學三年，淹博經史，先生看他穎悟異常，甚是愛惜。同學、眾朋因先生愛他，個個心懷妒恨，時常尋事與夢蛟口角，夢蛟總付之不理。

一日，先生不在，眾朋背地裡說說笑笑，一個道：「他不是姓李，是姓白哩。」一個道：「他的娘親乃是妖精，見說被和尚拿去打死哩。」又一個道：「他是個蛇仔，比不得你我，從今我們不要理他。」夢蛟一一聽在耳中，不覺心下忿怒，跑轉回家。到了門首，叫聲：「母親開門。」許氏聽見夢蛟的聲音，移步出來，開了門。叫聲：「兒啊，你在書房讀書，為何怎早回來？」夢蛟隨了許氏入內，雙眼流淚，雙膝跪下。叫聲：「母親，孩兒有一言冒犯，乞恕孩兒不孝之罪。」許氏驚道：「兒啊，你為何如此？」夢蛟哭道：「娘呵，今日先生不在，眾書友背地說兒不是娘親骨肉，甚麼是妖精生的，萬望娘親與兒說明則個。」

許氏見問，不覺眼淚紛紛，叫聲：「兒呵，你要問父母原根，為娘若不說，你怎能知道，說起來好生悽慘。」就將法海始末緣由並漢文白氏前後事情一一說明。夢蛟聽罷，大叫一聲，昏倒在地。許氏看見，慌忙抱在懷中，含淚解救。夢蛟悠悠甦醒，哭道：「孩兒蒙母親撫養，父親訓誨，今得成人，此恩此德，粉身難報。只是爹娘遭此苦難，叫兒心腸斷裂，怎生能見得爹娘一面，兒就死也甘心。」許氏道：「兒，你不須悲哀，當年見說，和尚有言：後來若得兒你金榜成名，封誥回來，還有見你母之日。兒須奮志青雲，將來或得與你母相會亦未可知。」

夢蛟聽罷，且悲且喜，半信半疑。自此，日夜思想父母，書亦懶讀，漸漸形容枯瘦，不覺病倒在牀，十分沉重，日夜叫爹叫娘，就如瘋顛一般。公甫同許氏驚慌無措，延醫求神，毫無影響。公甫背地埋怨許氏道：「你們女流之人真無見識，不該對他說明根由，致他悲苦成病。萬一有三長兩短，豈不辜負了弟姪重托，而且我們十載辛勤亦付之流水了，豈不可惜！」許氏無言可應，只是歎氣。夢蛟日夜狂呼亂叫，二人思量無法，惟有日夜守住房中，

正是：

為慕劬勞成昏聩，自有神仙活度來。

不表夢蛟病症，且說南海慈悲佛祖一日在紫竹林中遊玩，偶然有觸。菩薩口稱：「善哉！現今文曲星官有難，醫藥難治，吾不免前去救他便了。」菩薩即時出了紫竹林，縱起祥光，來到西湖，化作募緣道人，手持木魚，一路來到公甫門首，叫聲「化齋」。

公甫正坐在廳上納悶，聽得門外化齋聲音，步出門來。見一道人身穿道服，手持木魚，足踏草履，神氣飄然。公甫忙即迎入廳內，敘禮坐下。問道：「老師何處名山？何處洞府？乞道其詳。」菩薩道：「貧道從幼出家，在天竺寺得遇異人，傳授仙方，煉製丹藥，雲遊天下，普救眾生，偶到貴地，今造潭府募一善緣。」公甫見說大喜，叫聲：「老師，弟子有個豚兒，現得個失心的病，日夜呼叫，醫藥無效。老師既有仙方，未知肯相垂救否？」菩薩笑道：「貧道專一利人濟世，既然施主的令郎有病，貧道理當效力。」公甫大喜，遂即起身請菩薩入房看了病症。菩薩道：「不妨。令郎此症乃是七情所傷，致成昏亂之候，貧道有丹藥一粒，（此處缺十九字）菩薩說罷，遂即解開行囊，取丹藥一粒，遞與公甫。公甫雙手接過，滿口稱謝，將藥交與許氏，遂同菩薩出房，到廳上坐下，治齋款待。席罷，菩薩作辭出門，竟回南海去了。

這許氏將藥調好，抱起夢蛟，將藥灌下腹去。不一刻，只見夢蛟口內吐出許多痰涎，隨即神氣清爽，病勢頓消。公甫許氏歡喜不盡，叫聲：「兒呵，你病得天昏地亂，醫藥無靈，今日天幸得遇高人前來相救，不然我們兩個老人家險些被你驚壞了。兒呵，你今後切須寬懷，不可如前悲感。」夢蛟點頭領命。看看日漸壯健，公甫遂請一位博學先生在家課讀。

夢蛟因聽得許氏有說，將來若得成名，會面有期，遂把思憶父母的念頭拋開，一味勤讀，寒暑無間。不上三四年光景，早已讀得胸羅七斗，學富五車。是年，正值宗師行文歲試，夢蛟應童子試，就入了泮。報到家中，公甫同許氏欣喜無限，不免簪花拜客，忙亂幾時，方得安靜。轉眼秋闈已近，夢蛟打點上省鄉試，三場已畢，揭曉後夢蛟高高中了第一名解元，報到，自己亦十分得意。鹿鳴宴罷，參拜座師、房師，無不羨他青年俊美。公事一完，起身回來，此時親朋齊來慶賀，家中熱鬧自不必說。

夢蛟到家，拜見了姑夫、姑母，公甫、許氏滿心歡喜。許氏叫聲：「姪兒，且喜你今同手掇巍名，不負我們十數載辛勤，但願你再攀宮桂，許時得了封誥，回來祭母，不負劬勞之恩。但你爹娘當年共我指腹為婚，原物尚在，後我生你表妹，兩家結為婚姻。因你母去後，你在我家以兄妹稱呼，今你表妹亦已長成，待字閨中，未知姪兒你心下若何？」夢蛟道：「孩兒蒙姑夫、姑母撫養深恩，碎身難報，今得僥倖成名，皆姑夫、姑母教誨成全所致，倘邀天庇，再博微名，務必力懇聖恩，求取封誥，以報劬勞。表妹親事，蒙姑夫、姑母不棄，父母作主，孩兒敢不從命，俟春闈過後，擇吉成婚便了。」公甫點頭道：「姪兒所言有理。」碧蓮裡面聞知，亦暗自欣喜。

夢蛟在家打發諸事明白，遂即料理入京會試。公甫開筵餞行，許氏不免叮嚀路上小心，早起晏宿幾句話兒，夢蛟領命。公甫擇一個老成人兒跟隨夢蛟進這一去有分教：鼈頭獨佔，金榜擅名。要知後事，且聽下文分解。